

# 从戏剧到影视：舞台对演员意味着什么？

崔辰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一系列专门策划的线上直播活动回望70年的发展历程并致敬戏剧和观众，令很多热爱舞台演出的观众深受震撼，再一次体会到舞台表演的巨大感染力。

费雯丽曾经认为，只有舞台剧和古典剧才是最具有价值的艺术实践。她在出演《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的经典角色成为世界级的明星之后，依然回到舞台，认真扮演各类角色。的确，在舞台上完成戏剧演出的过程对于所有以剧场为职业的人，尤其是演员，都是非常重要的修炼地。在经历了漫长持久的舞台训练和演出过程之后，当他们进入影视表演领域，就能表现出更多的优势。

姑且不论濮存昕、冯远征、何冰、徐帆等早就在影视领域成名的人艺演员，仅从今年的大火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如《雪中悍刀行》中的胡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手》中的郭京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人世间》中的殷桃（中国国家话剧院）、辛柏青（中国国家话剧院）、雷佳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王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相逢时节》中的袁泉（中国国家话剧院）、《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段奕宏（中国国家话剧院）、《林深见鹿》中的靳东（中国煤矿文工团）……

## 舞台表演的滋养与“动”“静”优势的发挥

舞台演员很多成名晚，大器晚成，但表演生命力特别强和持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郭京飞和雷佳音。两人都出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艺之路有点相似：商业小剧场话剧繁荣的时代，活跃在舞台上，获得诸多奖项；进入影视圈后从配角演起，以扎实的演技获得业界认可。

郭京飞从上戏表演系毕业后，一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当起了合柱子，没有经历过在舞台上跑龙套的过程，先后主演的大戏有十几台之多，诸如《鹿鼎记》《武林外传》等创下了全国1.6亿元的戏剧票房传奇。2006年郭京飞凭主演话剧《牛虻》获得第10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新人，2008年因主演话剧《武林外传》获得第12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男主角，2009年因话剧《罗密欧与祝英台》获得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郭京飞把青春献给了话剧舞台，三十岁之后才开始逐渐接演影视剧。2011年在电影《失恋33天》中扮演女主角的前男



友，虽是渣男角色，但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话剧演员，他表演的优势在于“动”：有很强的爆发力，舞台上充满能量，满场飞奔，台词优势极强。但这种爆发力换到影视剧中，就稍微弱化了，因此刚刚进入影视表演领域时，他与同龄男演员相比并不特别有优势。真正让他出彩的是2019年《都挺好》中的老二苏明成和2020年网剧《我是余欢水》中的余欢水。这两个角色都有情绪外化和爆发型的戏份，让郭京飞的优势得以凸显，他演出了苏明成从开始的狂妄偏激，到逐渐认识自己并艰难成长的状态，也成功拿捏住了余欢水小人物的悲哀、无力以及绝地反攻。这时，距离他在话剧中心的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年代，已经过去十多年。

作为郭京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事，雷佳音在2011年获得第15届佐临话剧

艺术奖最具潜质新人，但在话剧舞台上并没有大红大紫过，扮演的多是配角；后进入影视圈，虽然有《黄金大劫案》中很好的角色“小东北”作为起点，也并未成名，耕作多年才因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配角迅速走红，近年以稳健的演技在多部影视剧中出任男主角的位置。

影视剧中的雷佳音，以稳健中有变化、诙谐中含真诚的演技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和郭京飞擅长“动”不同，雷佳音的表演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静”。他不属于爆发型演员，擅长以“静”态的表演瞬间塑造出角色的鲜活，但是此一静之中亦有很多情绪的综合，生机勃勃又坦然细致。《我的前半生》中的“前夫哥”，虽然出轨，但又很难被冠之以“渣男”，反而将表面的委屈和挣扎、深层次的无奈和努力都糅合在他的表演层次中；《功勋》中的“氢弹之父”于敏，在对事业



舞台演员很多大器晚成，但表演生命力特别强和持久。在经历了漫长持久的舞台训练和演出过程之后，当他们进入影视表演领域，就能表现出更多的优势。

▲图为《八角亭迷雾》中的段奕宏与郝蕾

担当的同时，对同事和家人也有情感深厚的一面；电影《超时空同居》中两个完全不同年代、个性的陆鸣都很到位，奇幻电影《刺杀小说家》中寻女的父亲兼具痛苦和一往无前，《人世间》中跨度几十年的周秉昆更是将憨厚和一往情深演绎得丝丝入扣。树干向上生长，年轮在变化，作为演员的雷佳音，从舞台带到银幕上的坚持和凝滞，像是万物生长的春天一棵树。

## 先锋话剧的浸淫与演员的文艺气质

有一些这样的演员，他们曾经在戏剧舞台上参加实验性话剧或者先锋话剧的演出，进入影视剧领域之后，也较多地扮演艺

术型以及富有文人气质的角色，他们在进入影视领域的同时，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比如袁泉、辛柏青、郝蕾、章宇、任素汐等等。通过不间断地重返舞台，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并和名利场保持某种程度的疏离。

袁泉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1999年初登大银幕演出《春天的狂想曲》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之后主演的电影《蓝色爱情》也大受欢迎，获得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袁泉长相精致，五官立体，她以一种独特而清新的气质引起观众注意的，而在影视剧出名后，她依然大量参加话剧演出。她很挑戏，多扮演艺术话剧的主要角色，诸如孟京辉导演的《琥珀》、名编剧家杜国威的剧作搬上舞台的《梁祝》、田沁鑫导演的《狂飙》、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等。袁泉还凭话剧《简爱》，获得了

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袁泉的舞台状态是“空灵”，一种如精灵仙子一样空灵的状态，长期的舞台训练，这种在话剧舞台上冶炼出来的独特气质，让她能够担当很多重要角色，其中不仅有爱情片的女主角，也有《中国机长》《中国医生》这样主旋律电影中分量吃重的女性角色担当。

辛柏青被称为娱乐圈最具有书卷气的男演员，他从中戏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工作，先后在话剧《理查三世》中饰演克萊伦斯，在话剧《狂飙》中扮演田汉，还曾经凭借在话剧《四世同堂》中饰演大汉奸寇晓荷斩获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表演奖，因主演话剧《谷文昌》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他在舞台上是个会“揣”戏的演员，即在演出的状态中将情绪收放起来，是举重若轻的那种放，但情绪是一直揣着的，这种揣着，就是他演得平静如斯，观众依然觉得如惊雷在耳。这是长期舞台训练带来的一种淡定自若和从容不迫。

至今为止，辛柏青还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舞台上，对影视剧的态度是宁精勿滥。他曾在电影《妖猫传》中扮演诗人李白，这是一个出场时间不长的配角，但在那不长的时间，辛柏青演出了李白醉酒狂歌的气质。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他非常到位地扮演了周秉义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市领导角色。

章宇从贵州大学毕业后考入贵州省话剧团，扎实的表演功力让他在几年内演到男一号，演出的剧目还拿过全国大奖。进入影视表演生涯之后，章宇出演的多为文艺气质的影片，诸如《大象席地而坐》《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风平浪静》等等。章宇的气质是“敏”，这种敏不仅是舞台上的身手敏捷，还是一种表演上的敏感度的反应，一旦遇上合适的角色，就会释放出来。如《无名之辈》中那个窃贼遇到瘫痪女孩之后的情感反应，也如《风平浪静》中一个心里负有命案重压的人如何躲避感情以及一触即发。

任素汐也是如此，成名之前一直以小剧场话剧演员的身份在北京生活，出演过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也参演过话剧《三人行不行》。任素汐的表演状态是“拿”，她扮演任何角色，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轻松和自如，就像稳稳又自信地拿捏住角色，和角色融为一体。

任素汐和章宇在《无名之辈》中的对手戏因此十分好看。两个经过话剧舞台多年训练的人，就像看两个高手在对垒，每一发球都接到了实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都市家庭情节剧需重新唤回观众的共鸣

——从《加油！妈妈》说起

桂琳

家庭情节剧作为经典类型不仅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影视市场的一种刚需类型。最近几年，聚焦都市中产家庭生活，以女性在家庭内外的身份冲突为讨论中心的都市家庭情节剧，成为这个经典类型最新的发展方向。

《加油！妈妈》就是近期播出的一部都市家庭情节剧。该剧有意吸收之前热播的《三十而已》“小系列”等剧集的明星和主题元素，围绕五个妈妈的幼升小“战争”而展开故事，希望获得观众的热情响应。然而该剧开播以来反响一言难尽，除了吴越扮演的苏青之外，其他几个主要角色都未能得到观众共情。这并不是孤例。因为目前看来，除了《三十而已》《我在他乡挺好的》等少数剧集，近年来播出的大量都市家庭情节剧作品并没有获得观众认同，反而离观众越来越远。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都市家庭情节剧如何能够走出目前的创作困境，再次获得观众的青睐？

## 赢回观众，需重新看见生活

家庭情节剧确实是很难拍的类型。从类型资源来说，因为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热点和时代焦虑紧密相关，所以并没有太多大型惯例可以借鉴和复制。从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来说，大多

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既不能靠强情节吸引观众，又很难塑造有鲜明特征的魅力型人物形象。所以，最近这几年的都市家庭情节剧大都采取一种话题式操作手法，即有意识地围绕各种社会议题构造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聚焦容易引发争议的性别议题，堆积热点、贩卖焦虑，从而引发观众对剧集的讨论热度，推动剧集的火爆。但这种话题式制作越来越极端，为了制造话题的尖锐性，甚至滑向人物失真和情节虚假的悬浮剧。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展现了大量不合适、不可信的生活状态。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具备可信度。以《加油！妈妈》中张雨绮饰演的周南南来说，她只是个银行柜员，还是个单亲妈妈，但居室却豪华阔绰，并坚持把孩子送入收费高昂的幼儿园；而这个如此高级的幼儿园，周南南却轻易就可以闯进去并逼迫园长将自己的孩子收进园里。一个大银行因为某个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可以将一个银行主管停职；一张大门口和普通照片就可以让所有人相信照片中的男女有好情；周母明明有个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却背着女儿去买理财产品，最后甚至因此送命；周南南失去了房子，收入也堪忧，不想着给孩子换一个收费低廉的幼儿园，而是干脆与幼儿园老师合租从而产生感情。正是这些充满“想象”的画面让生活变成了闹剧和玩笑，无法

让观众信服。

相比之下，《我在他乡挺好的》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和口语化人物台词，让观众看到了真正的北漂生活，由此获得观众的认同。《亲爱的小孩》前半段采用写实主义影像风格，让观众看到了孕产妇生活的真实状态，也获得了普遍好评。所以，踏踏实实观察和再现中国当代都市的各种真实生活，是目前都市家庭情节剧走出困境，重新赢得观众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 赢回观众，需重新塑造人物

最近几年的都市家庭情节剧更多强调女性个人价值的寻找，由此带来对女性在家内外部角色冲突的表达，这样的问题意识是好的。但这些剧只是摆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却没有能力将这些问题转换为对典型人物生动准确的刻画。

首先，为了突出女性问题的尖锐，将大量人物都以符号化、标签化甚至极端化的方式来塑造。从《加油！妈妈》来看，为了突出苏青（吴越饰）和晓涵（董洁饰）的职场困境和家庭困境，苏青的丈夫和晓涵的婆婆都被塑造为完全黑化的恶人形象。李修平和苏青一起白手起家，共同奋斗。如果李是完全的恶人，苏青如此有主见的女性怎么会忍受和他生活如此长的时间，还生养两个

孩子？晓涵的婆婆能够培养出两个博士，但在剧中的表现却连个普通村妇都不如。这些极端化人物不仅无助于对女性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反而因为其失真让严肃的女性议题变成了简单的焦虑输出和情绪发泄。其实，真正的典型人物既要有突出的个性特征，更需要具有生命的斑斓色彩。《我在他乡挺好的》中的许言，她的身材和相貌焦虑、房子和名牌包渴望等，正是当代女性被消费意识所俘获和侵蚀后的一个典型形象。这个剧最成功之处就是没有将她标签化处理，避免了塑造一个扁平极端的拜金女形象。相反，她在与闺蜜、男友、同事、母亲等的相处中体现出的善良、正义、孝顺使这个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也更具有可信性。

其次，这些剧集聚焦讨论各种女性议题，但其中的人物塑造却一再落入落后的性别观念窠臼之中。此前播出的《我们的婚姻》将“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简单置换为“女强男弱”“女主外男主内”，《加油！妈妈》中为了显出幼升小的竞争激烈，就将爸爸形象故意“消失”，采用“宫斗”模式描写妈妈们的勾心斗角。这不仅无法促进全社会关于女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反而在不断强化落后的性别刻板。当代女性的困境解决并不是将女性简单变成男性，也不是将女性性别优势进行简单的调换，这些操作恰恰是重新掉入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性别模式。女性要在历史形成的男性主导文化中与男性既斗争又合作，女

性解放也不可能由女性独自完成。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也必然是复杂的。只有能够真实反映女性处境的典型形象更多出现，才会慢慢提升都市家庭情节剧对当代女性处境的观察深度和反思力度。

## 赢回观众，需重新安置情感

家庭情节剧一直是以处理情感为中心的类型。早期家庭情节剧确实采取过火的情感表达惯例，所以才会有哭片、苦情戏等类型名称。但现代家庭情节剧的发展中，那种歇斯底里的情感表达方式逐渐被淘汰。尤其是通过东方含蓄风格的加入，发展出一种不温不火，将矛盾内化化的新型情感表达方式，不仅洞察社会矛盾的力度丝毫不减，反而能够更复杂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呈现出来，也为现代家庭情节剧增添了在痛苦、绝望之外更多趋向于宽容、和美与救赎的情感内容。如《地久天长》《驾驶我的车》等家庭情节剧佳作，采取的都是内敛而含蓄的情感处理方式。其中的情感内容虽然复杂丰富，但最终的归宿则是以救赎与和解努力发掘人性之善和家庭之美。尤其是目前这个飞速发展、变化剧烈的时代，温情和善意已经成为普通观众的情感刚需。今年热映的《人世间》就是因为其温暖和美的情感处

理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放眼最近几年的多数都市家庭情节剧，其情感表达却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过于张扬矛盾、冲突，甚至失去了应有的情感分寸。如《亲爱的小孩》在后半段的情感表达就越来越失控，为了救孩子反而显出了所有人的偏执和自私，最后只能通过机械降神的方式带出一个捐献者，才勉强解决了矛盾，营造大团圆结局。但面对前面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让大团圆结局反而显得十分虚假。观众也不可能为一个不可信的情感而共情。这成为这部剧最后高开低走的最重要原因。

而《加油！妈妈》虽然整体口碑不如人意，吴越饰演的苏青一角却成为其中的灵光闪现。苏青在丈夫出轨后并未毅然选择离婚，但面对痛苦抑郁的大儿子，她最终向背叛的婚姻妥协，换取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那是一个妈妈的无奈，更是一份对孩子深深的爱。宁可自己痛苦也不愿让孩子痛苦，所以才会有纠结、痛苦和选择牺牲。这种复杂的情感不仅仅是某种观念的产物，也是蕴含在人性深处的真实。

或许我们可以说，社会无论如何变迁，家庭矛盾无论多么复杂，但最终承担拯救性力量 and 让观众感动的一定是爱。这可能才是家庭情节剧永恒魅力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